

香格里拉村的嬗变

◎ 朱丹枫

车停稳时，雨丝正从云絮里抽离。推开车门，海拔3500米处的空气中带着草籽与松脂的清冽气息，凉丝丝地直入鼻腔。盘山道在身后蜿蜒成一条湿漉漉的银链，自云霭深处垂落，将我们这些“踏空而至”的访客，轻轻系在高原的云雾之中。远峰尚浸在青灰色的雾霭里，如未干的水墨；近处的青稞田却已醒得透亮，翡翠般的新绿上，雨珠顺着叶尖坠落。

这方村落，是被风梳理过的诗行。村口的石条板广场小巧玲珑，却收拾得纤尘不染。石缝间钻出的几株高山杜鹃，斜倚着玛尼堆，红的瓣尖凝着水珠，宛如少女睫毛上未干的泪。藏式民居沿坡势散落，毛石砌就的墙垣带着岁月打磨的粗粂，檐角那串被风梳得服帖的五彩经幡却赋予其活气，绛红、明黄、靛青在青灰背景上跳着静美的圆舞曲。风过时，经幡哗啦翻卷，似轻叩木门，又似念诵古老的咒语。串起家家户户的，是弯弯曲曲的石条路，顺其自然，宽窄有度。路面被来来往往的脚步磨得发亮，每道凹痕里都嵌着“背柴串门”的日常。每一块石头都认得谁的鞋印，每一道弯都藏着村子的和谐热络。

转过一片盛放紫色格桑花的斜坡，人声喧哗忽入耳际。十几个藏族小伙儿欢快的笑声中，一座新房的石墙越砌越高。他们或和泥、或抹墙、或递石片，有说有笑，不亦乐乎。村干部介绍，这是一家农户的新建房。每年村委会确定盖房屋的农户，村民从不争抢，自觉遵守，届时便自发出力。这源于村里立下的规矩——盖房、修路、收青稞，哪家有活计，全村人轮流来帮忙。“你帮我砌墙，我替你看田，连炉子上的酥油茶都可以轮着熬。”村民们将“互助”二字深深烙进石屋的肌理——这友善，是渗进砖缝

的泥浆，是递石片时搭在肩头的手，是屋檐下飘了几辈子的炊烟。我们一行人，唯有感慨与赞赏。

沿着青石板路转过一段缓坡，几栋民宿便从青稞田与草甸间浮现。外墙的石片被岁月磨去了棱角，石缝里生着苔藓与野菊，宛如大地亲手绘制的装饰画。窗沿的浅莲纹样被风雨浸得发旧，却在风中投下流动的光斑；门楣的经幡被山风掀起又落下，哗啦声不知是轻叩木门的声音，还是念诵千年的祈愿。推开半掩的木门，酥油茶的醇厚混着青稞饼的鱼甜扑面而来。灶膛里的火苗舔着铜壶，将墙上的老照片映得发亮——照片里，马帮的驮铃晃碎了山雾，驮着盐巴与茶叶的骡马排成一列，在险峻的山路上踏出蜿蜒的蹄印，马背上的人戴着毡帽，腰间挂着铜壶，仿佛能听到铜壶撞出的清脆响。这是都市里少有的气息，远道而来的我们，忙不迭地记录着，生怕漏掉些什么。

我们看到，2016年通村路的贯通，如同命运翻开雪山的一把钥匙。当“洛克线”徒步热潮兴起，村民们便从“守着雪山数牛羊”的旧时光，转身走进了“开门迎客煮酥油”的新日子。政府每户5万元的建设补贴，点燃了18户人家的热情。有的将祖屋改造成民宿，石头砌的外墙保留古朴粗粂，屋内却藏着独立卫浴与地暖；有的在客厅悬挂祖传的老铜壶，沙发缝里露出半截磨得发亮的羊毛毡，墙上则是主人亲手控制的羊头陶艺，釉色里浸着高原的阳光；还有的将落地窗正对雪岭云杉，白天看阳光在松针上跳跃，夜晚听松涛与经幡私语。民宿主人端来甜茶，和我们聊起来：“游客爱穿藏装拍照，可最入迷的还是蹲在火塘

边，听我们讲‘马帮过溜索’——那根溜索挂在两座雪山之间，马帮的铜铃摇碎了云，也摇出了山里山外的故事。”火塘里的木柴噼啪炸响，火星蹿起，照亮了老照片里的马帮，也点亮了年轻一代眼中的光。

这些雪山脚下的民宿，早已超越了单纯的“栖身之所”，它们大多拥有“山水为媒”的智慧。旺季时，主人身兼服务员与向导；有的民宿与村集体马帮合作，游客骑马上山，马夫沿途讲述“茶马古道”的掌故；徒步迷路时，民宿主人能凭记忆指出最短的转山道。它们正将“洛克线”的每一步足迹、藏家的每一缕烟火，酿成更醇厚的韵味。

若说民宿是香格里拉村的笑脸，那马帮便是村里的脊梁。“洛克线”徒步线路火热后，村民们的马匹成了“香饽饽”。但村里立有规矩：马匹由集体统一管理，按户登记轮流服务，主人家不仅要牵马，还得当向导。村干部翻开泛黄的登记本，上面密密麻麻记录着每户的马匹编号、健康状况、服务次数，深浅不一的墨迹，如同岁月在纸页上刻下的年轮。

马帮的故事比山路还长。从前，他们靠脚力丈量茶马古道，驮盐巴、茶叶，铃声摇碎山雾；如今，他们靠规矩守护徒步者的安全，马脖子上的铜铃依旧响亮，只是铃声里融入了新的篇章。正说着，一串铜铃声自村口传来。白马驮着游客走近，马背上的哈达被风吹得飘起，像一朵会飞的云。向导是位中年汉子，他牵着缰绳走在前面，停下时轻拍马脖，铜铃又响，混着他低沉的声音：“前面有暗冰，要踩稳当了！”声音裹着山风，在村里荡开。这身影，让人想起老照片里的马帮——那些戴着毡帽的身影，那些被岁月磨得发亮的铜铃，仿

佛都藏在了眼前的身影里，藏在了磨亮的皮靴上。他们并非简单的“马帮”，而是与山野对话的行者，是用脚步丈量神山的坚守者，是把信誉刻进骨髓、将互助融进血脉的高原汉子。他们的故事里，有茶马古道的沧桑，有新时代的脉动，更有文明最本真的模样：对山有敬畏，做人守规矩；敞开怀抱拥抱变化，骨子里却根脉分明。

暮色渐浓，山风捎来若有若无的歌声，似远古的呼唤。循声望去，民宿主人家在院坝里踏歌起舞。大家跳起锅庄，身影在渐暗的天光里勾勒出坚韧的轮廓。头顶的经幡猎猎作响，酥油茶裹着醇厚的香气，混合着悠扬的歌声，飘向远方沉默的雪山。

此刻，舞步踏响的不仅是土地的脉搏。在民宿的石墙里，生活的故事正谱写着新的篇章。村民以土地、汗水与牦牛入股，远客带来了发展所需的资源与眼界；羊头陶艺釉色里沉淀的阳光，映照着手机屏幕上的订单与评语；阿布曲珍指尖缠绕桑股银线时，蕴藏的不仅是技艺，更是共享发展的期盼；账本上密密麻麻的数字，对应着村民分红时的笑脸。

当游客枕着松涛入眠，那份流淌在血脉里的互助精神，已悄然融入了现代的经营之道。那些邻里间的暖意，随着大家学习电商知识，最终都沉淀为分红账单上实实在在的回报。

香格里拉村不仅记录着村庄面貌的变迁，更象征着一种源自传统、面向未来的生存智慧，既是雪山映照下的地理坐标，更是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，用谦卑之心连接过去与未来，在守护根脉与拥抱变化中探寻出的那条文明新路。



父亲的遗产

◎ 张晓峰

父亲是乡政府的一名普通干部，清贫一生，去世后几乎没有留下什么遗产，只有几间破旧的屋子，和看病剩下的几百元钱。但父亲留给我的无形的遗产，却让我倍感自豪，而且受用终身。这无形的遗产，便是父亲用光明磊落的一生为我树立的人生坐标，让我的人生充实而丰盛。

父亲留给我敬业的精神。父亲识字不多，为了干好农业科技的推广工作，他刻苦自学，最终成为了远近闻名的土专家。父亲工作的地方，离家只有十多里路，骑自行车半个小时左右就到家了，但是父亲除了星期天和节假日，极少回家。白天他深入田间地头，指导农民科学种田；晚上，他读书看报，总结经验。那时候，政府提倡农民种棉花。种棉花收益虽高，但技术含量高，村民们有顾虑。父亲承担了这个棘手的任务，走村串户，一家一家动员，最终使当地的棉花种植形成了规模，给村民带来了收益，使当地成为全省闻名的“棉花之乡”。父亲也因此获得了农业部的表彰，他的那枚奖章一直被我珍藏着。看到它，我就想到了父亲恪尽职守的一生，也激励着我做好本职工作。

父亲传给我谦和、厚道的处世之道。父亲很小就成了孤儿，没少得到亲朋好友、左邻右舍的接济。父亲总是以感恩的心态

待人处世。他这一生，和领导、同事、街坊从没红过脸。凡是和父亲接触过的人，没有不称道父亲的。父亲没有文化，没有背景，更不会投机钻营，却高票当选为副乡长，就是最好的明证。父亲不善言谈，即便是在我面前，也极少讲为人处世之道。他是以实际行动，教我心地善良，性情宽厚。我参加工作后，更换了几个单位，每到一单位，都和同事们相处得很融洽，结交了不少益友。

父亲教给我勤俭节约的习惯。由于家境贫寒，父亲格外勤俭节约。我印象中的父亲的衣服，总是打着补丁的。衬衫的衣领，洗得发毛了，裂缝了，也不舍得扔掉。吃饭更是简单，在乡政府的食堂里，父亲是吃得最差的一个，常常是一碟咸菜就对付过去了。父亲的自行车，骑到最后，需要用铁丝绑着才不至于散架。父亲对自己的生活节俭到让人费解的地步，但对我们姐弟几个的学业花费却毫不吝惜。我继承了父亲勤俭节约的好习惯，过着简单的生活，却在读书上舍得花钱。读书多了，我也尝试着写点东西，现在已经出了两本书，也算是圆了作家梦吧。

父亲留下的遗产远不止这些，这是我取之不尽、用之不竭的精神富矿。而我也正用这些精神财富，影响着我的后代和学生。

烟火小屋

◎ 潘朝红

我有一间小屋，它隐匿在这座城市鳞次栉比的楼宇之间。小屋很小，小得只够摆下我小小的沙发，小小的床，小小的衣柜和小小的书桌……

这样的小屋，在这座城市比比皆是，它是千千万万外来打工人的容身之所。它陪着我们，度过了无数个日夜，见证过太多我们的烟火岁月。

小屋的白天基本是静谧的。当清晨的微光透过阳台的纱窗，洒在我的枕畔，我似听到它与小屋的窃语：“该喊她起床了。”小屋不语，只含笑注视着我，像一个母亲看着她贪睡的孩子。我在这种爱意感应下，起床，洗漱，换装，匆匆锁上屋门，融入街道上赶着上班的人流中。小屋含情脉脉送别我后，又默默守候在原地。

到了傍晚，小屋才渐渐喧嚣起来。工作了一天的我，提着顺路买回的几兜果蔬，钻进厨房，淘米煮饭，炒菜煲汤。把各色各样新鲜时蔬洗净切好，再放到锅里一通烹炒。不多时，一桌家常小菜的香味溢满小屋。我盛一碗米饭，喝口热汤，就着菜一口一口细嚼慢咽。忙碌一天的胃肠，享受着这一刻食物的熨帖。平凡温暖的时光，在小小的屋子里如水般流淌。

洗去一天的疲惫，我坐在书桌前，打开台灯，翻开案上随手摆放的书籍，与书相伴让我最喜欢。这几日，我在读《挑战古人100天》，作者云葭用轻松幽默的笔法，以讲故事的形式把我带到古代的日常。原来古人也跟风，也爱投

机蹭流量，每每看到这些，我都被逗得一个人哈哈大笑。

无数个夜晚，我在我的小屋里忘情阅读。毛姆的《面纱》，路遥的《平凡的世界》，李娟的《冬牧场》，迟子建的《额尔古纳河右岸》……尘世间的苦难、人群中的温暖，在他们的笔下，或忧伤，或激荡，或缠绵，淋漓尽致道出人世悲欢，让我着迷，让我深深陶醉。不知不觉中，在小屋的陪伴下，我看过的书籍已摆满了书桌。

周末慵懒的午后，我藏在小屋里，会拉下窗帘，连接上投影仪，找出一部影片播放。我盖着一张毛毯，光脚窝在小小的沙发里，看《小森林》的烟火与唯美，《妈妈咪鸭》的童趣与欢乐……看累了倒头就睡，在我的小屋，我被治愈着、包容着，随心所欲，难得惬意。

某天周末的早晨，我收拾着屋子，音响里传来的吟唱一下子让我热泪盈眶：“我的小屋，不贵的房租。柜子上面摆着很多电影碟片和书。我的小屋，在星星下面，在城市的楼群之间……”赵雷唱的他的小屋，也是默默陪伴了我多年的小屋模样。

我知道，我们于小屋只是一个过客，小屋于我们也只是一个暂住之地。终有一天，我会离开它，不带走一片瓦砾。但小屋给予我的安定，足以抚平这么多年在他乡经历过的沧桑。

我的小屋，它是我行走人世间，一直眷恋的温暖港湾，也是我心中永远爱着的家。



胡同里的修鞋摊

◎ 赵晨敏

胡同口有个修鞋摊。一个小马扎，一个木头箱子，就是全部家当。摊主姓刘，人们都叫他老刘。

老刘每天来得早。天刚蒙蒙亮，他就支起摊子。把箱子打开，里面摆着钉子、胶水、各种型号的鞋掌。他坐在马扎上，拿出抹布，把工具擦得亮亮的。

我第一次找他修鞋，是双布鞋，鞋底磨透了。我说，能补吗？他接过鞋，翻过来看看，说，能。他拿出一块新布，剪成鞋底的样子，用胶水粘在上面，又用钉子密密匝匝钉了一圈。动作不快，却很稳。

等修鞋的时候，我就站在旁边看。来来往往的人，不少都认识他。有人路过，会停下来聊两句。说天气，说庄稼，说些家长里短。老刘话不多，听着，偶尔应一声。

有个老太太，拿来一双绣花鞋，鞋跟松了。老刘小心地拿着，用小锤子轻轻敲，一点一点把鞋跟钉牢。老太太问，多少钱？他说，不用给，下次路过，给我捎把菜叶子就行。

胡同里的人，鞋子坏了都找他。皮鞋开了线，胶鞋裂了口，他都能修好。他修的鞋，结实。有人说，老刘修过的鞋，比新买的还耐穿。

夏天热，太阳晒得地上发烫。老刘戴着顶草帽，照样坐在那儿。汗顺着脸往下流，他用袖子一抹，继续干活。有人给他递瓶水，他接过来，道声谢，拧开喝一口，又放下。

冬天冷，风刮在脸上像刀子。老刘就多穿一件棉袄，把手揣在袖子里，等活儿。有人来修鞋，他才把手拿出来，尽管冻得有点红，做起活来还是一样灵活。

我问过他，干这行多少年了。他说，记不清了。从年轻时候就开始修，修着修着，就老了。他指了指旁边的树，说，这树刚栽的时候，才到我腰。现在，都快遮着天了。

树确实长得高了。叶子绿了又黄，黄了又绿。老刘的头发，也从黑的变成了白的。

有一回我出差，走了一个多月。回来路过胡同口，看见老刘还在那儿。他正给一双孩子的鞋钉鞋掌，那孩子蹲在旁边，眼睛眨也不眨地看着。

我站住，看了一会儿。阳光落在老刘的白头发上，亮亮的。他的手，布满了老茧，却很稳，穿针引线，钉钉敲敲，每一个动作都恰到好处。

修鞋摊就像个路标，立在胡同口。人们路过，知道该往哪儿走。心里有事，站在旁边看一会儿，就觉得踏实。

日子一天天过，鞋子坏了又修，修了又穿。老刘还是每天坐在那儿，敲敲打打，安安静静。胡同里的人，也还是那样，来来往往，热热闹闹。

如果雨后没有彩虹

◎ 董俊鑫

如果雨后没有彩虹
池塘便也值得期许
何必痴念粼粼的波光
水花便是动听的歌曲

如果黑夜过后不是黎明
星星便也值得相拥
何必执念绚烂的朝霞
月下也有壮阔的风景

如果春天没有花开
冬雪便也值得停驻
何必沉醉百花的芬芳
寒梅自有不朽的傲骨

如果世界没有斑斓
歌声便也值得聆听
何必叹惋缺失的色彩
心底自有种下的风景